

打倒帝國主義

國民黨革命軍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訓練課
部官傅科樹術股、近正議以「打倒帝
國主義」、「廢除口炮台灣之役」、「大標
路牌」、「樹於與港口炮台灣之外、及對
岸南匯縣、佔地約三畝、每塊牌二百
八十英寸正方、底下木樁、各高廿五
英寸、六英寸正方、木桿露地面四週

一嶄新的可

管顧天笑君在申報上所撰小說誘惑
既而由明星影片公司、攝成電影
劇、又名「可憐的閨女」、其描寫良
家女子之受人毒害、概令人爲之
悲歎、初以爲文藝界刻畫、固深、未必
真有此事也、孰知今乃有真與此相
類者、秀水沈洪泉先生之女子沈
玉蓮女士、今年二十二歲、在民國十
四年時、沈玉蓮避居於西湖某莊、附
時避過一少年、亦居於某莊者、自言
莊姓名哲儒、謂與沈女士曾在上海
某小學時同學、沈女士亦涉歷之、已
而頻頻脫離、嘗於雨中訪沈玉蓮、兼
衣妾沾濕、勿顧也、玉蓮默識其爲一
至誠少年、莊執業於金業交易所、爲
一蘇州人、頗影影亦殊闊綽、數日以後
、沈玉蓮回廈、莊亦歸海下、然每日
輒往候於沈女士之門、颯風雨寒暑
不輟也、有時則植立於里中、沈家小
亦知是爲沈玉蓮而來者、彌覺其可
憐、而玉蓮亦芳心可可、愈覺其爲志
誠種子、未幾、遂進而爲同居之愛、
並由上海縣知事沈寶齋爲之證婚、
出、其父陳鍾愛之、則益發有黃金之譜、
組織小家庭於同學路大里四百四十九
莊舊廬、已期除舊業爲室、但尙未結婚
誓訂之對待沈玉蓮已不復如前之體貼
殷勤、玉蓮爲名門之女、何能堪此、則
徐氏、則來備結婚、於是沈玉蓮遂延請老
起離婦沈祥、並將莊氏父子串同誘拐、
曰莊文祥、一名瑞林、曾在招商局江站輪
管事、既既爲其子端結、而又阻止此
事、結、今在庭上、則云徐氏之婚約、萬

中國根泰和合衫廠



愛國同胞
用法簡便
軍素均可
又益衛生
價亦從廉
快來提倡

醅

(翁丹)

有甚麼疑議呢？有人問，究竟怎樣改辦就可以求真正太平？我道，你們看我慊慊，

癡官王引才

(燕燕)

與縣縣長于才自就任以來，頗勇於任事。蓋彼本爲一老教員，做官實爲抱愧。見第一遭也。故令無官場習氣。初王之就任吳縣縣長也，朋輩多爲之歎息，以蘇州號稱雅治，而紳士尤難對官。故必應酬周到之人。如世之所謂巧宦者，事非其才也。然士才自到任以來，事事公明，尤能引才自任，不事公交。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總辦事處編審組主任陳繼徽君

名記者潘公展君、既任上海特別市農工商局長、於上

七月三十一日、在 (值)

是「改求不太平爲求真正太平」，這



合肥父子之新舊衝突

(鳳寶)

何世祺律師，代表合肥李伯行先生登報聲明，謂次子國鑑、久不同家。……所有開出之票，概不負責云云。報至蕪湖，被該合肥人士大譁，以為此聲明者，不啻李伯行氏取消公子種種舉措，特開大會，討論此事。緣公子奉旨，論第二十六軍為軍官，繼至蕪湖，慨然以其老父之別業，捐出公家，更名為中山公園，以儆人言。登滬報誌謝者，後又捐三萬金，幼子任意為之，遂攜如夫人及一幼女，避往大連。然此聲明之出，合肥人士義公憤而詆伯行，遂致起而抗爭，風聞其中頗有人詆伯行向李氏算革命者，且謂將向李氏算前光緒二十八年經手建築安徽徽縣家待賓也。

記時事新報之易主

(2000)

時事新報自八月四日起又另易主，新主合記公司，乃由張君出面，趙超羣王逸敏徐孫儒人諸君在內組織，諸君均爲申報館中人，已定以張君爲總經理，汪君副之，趙君爲總編輯，二星期前，就中央銀行人事股長職，先已辭職，其餘編輯部人員，概不更動，營業部亦僅撥給一推銷處，廢去腳踏車送報，並改組會計處，讓價則聞爲六萬元也。

各股東與各董事，如屠英女士等，忙於短欠想希預劃，且公司之破產，亦略陳小故在家庭工業社職員，客時，亦需時間，故已改定七月初七開票，並擬宴客三日，（終）

區有知

(公推)

群賢文庫絕妙詩一首印正命差爲幸。終勝沙
堪哀。前總統府秘書長饒漢祥君、
疊在遠東。從松於松齡子役、
爲本軍所殺。幸而得免。返國
原籍病歿。無復進取之志。
因因病逝世。雖至今可哀然
留侯下屆常會從長計議之股權計算問題、(三)變更章程。宜備條例一丸

矣是則可謂不幸之幸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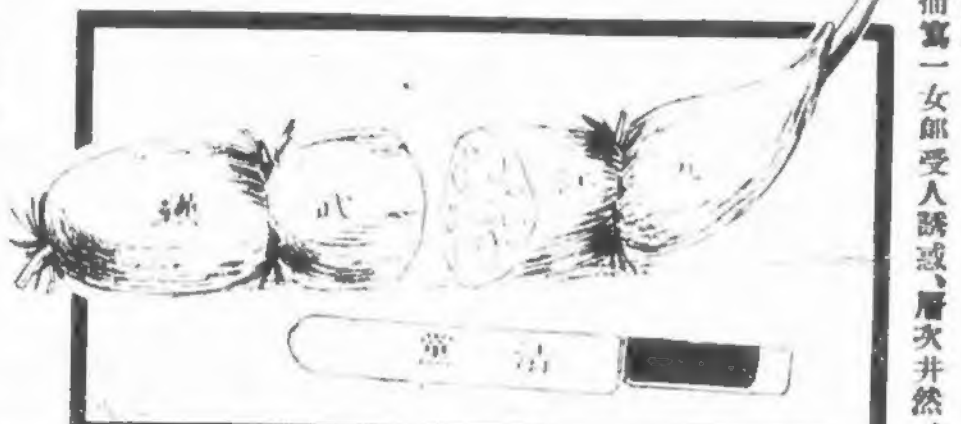
此際至聖、名德尚可、Jaleo 經年不
變、除去亦不至易、故有以汽車之色
與輪、於是問難者、則鄙人可負完全之
任也、於是問難大、比出、而隨之
局局長之汽車、則色殊非赤、蓋橘黃
噴決違法之股東會、迅予註
銷、交通部於批示外、已於八
月一日、下訓令於招商局、令
以臨時會召集及開會各情形
以及被控各點、迅即詳晰陳
實、以復聽核辦、數日後、局中或即將開董事會討論、惟據熟於局務者言、謂
則局中股東名簿、既不完全、亦無股東印章、而應照股東會、主席若未解
告到會股東總數、其或不知局中股東總數、故國民政府消食整理委員會

美

1

周文
 精油醬味

 總發行所大馬路南西藥路口
 電話中央七六八七
 電報掛號〇八五八號
 用法簡便
 愛國同胞
 快來採購
 又益衛生
 價亦從廉



言其子僅月賺十元，餘皆揮霍，汝既無錢，乃欲爲子娶兩婦，遂斥以一對糊塗父子，今沈玉還既歸母家，而大德里之小家庭，尚須由沈玉還出資維持之，倘一讀天笑談謔之小說，與一觀明人是司「可憐的閨女」之影片，當自悲其身世不已也。

■三日報告：二

○吳昌碩先生仲子子茹之喪，已於初三日殯畢，至湖州會館丙舍暫厝，然伯翁至今不聞也。子茹有



木之愛其